

资治通鉴

資治通鑒

王西邸意好敦密至是引雲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約爲
驃騎司馬昉爲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朓國子祭
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衍奏徵爲軍諮祭酒朓胤皆不至大司
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它日又進曰今
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
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
炳然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歷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
得已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今王
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即損威德且
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
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
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

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并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摠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齊湘東王寶暉安陸王緬之子也頗好文學東昏侯死寶暉望物情歸已坐待法駕旣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暉爲太常寶暉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暉謀反并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 丙寅詔

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於是沈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爲侍中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爲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所統殊死以下 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闈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腰繫千許錢潛赴江側躡僑徒步足無完膚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

爲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度西岸投民華文
榮家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
之晝伏宵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
城王澄以車馬侍衛迎之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見者以爲
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
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
極哀之節壽陽多其故義皆受慰嗟唯不見夏族一族以夏族
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 齊和帝東歸以蕭憺爲都督荆
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
爲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
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
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

事荆人大悅 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于梁 丁巳廬

陵王寶源卒 魯陽蠻魯北鸞等起兵攻魏潁州 夏四月辛

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

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

令亮等奉皇帝璽綬詣梁宮丙寅梁王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

改元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謚曰宣武葬禮依晉安

平獻王故事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

齊初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

封爵悉從降省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追尊皇考為文皇帝廟

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追謚妃郝氏為德皇后封文武功臣車

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

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左衛將軍恢

爲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爲始興王以宏爲楊州刺史 丁卯以
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吏部尚書
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詔
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 戊辰巴陵王卒時
上欲以南海郡爲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
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上領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
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伯禽就摺殺
之王之鎮荊州也琅邪顏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帝位爲治書
侍御史兼中丞旣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上聞之曰我自應
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 庚午詔有
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
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以謝沐縣公寶義爲巴陵

王奉齊祀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齊南康侯子恪及弟邾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鳩之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然或疑而不能去或不疑而卒爲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適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我起義兵非惟自雪

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
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
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
得況子輿乎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況卿今日猶是宗室
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
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
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 詔徵謝朓為左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癸
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
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冤沈莫達者投肺石函上身服浣濯之
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島以政道
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駿為晉安太守

二人皆以廉絜著稱。漑彥之曾孫也。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爲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爲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魯陽蠻圍魏湖陽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斬魯北黨徒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東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衛尉府殺衛尉洸陽愍侯張弘策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之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

口語與奪決於主者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爲別駕永忠爲記室參軍河南褚縉居建康素薄行仕官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縉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邪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鄉人朱龍符爲長洙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爲姦利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爲別駕伯之並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鄧繕有績劾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縉永忠等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不得即

通鑑一百四十五
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
謂曰奉齊建安王教師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
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即命纂嚴使縉詐爲
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歃血共盟縉說伯之曰今
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冲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
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冲伯之從之仍以縉爲
尋陽太守永忠爲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
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冲旣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乘
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伯之自出格鬪元冲不勝逃入廬山
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
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魏揚州小峴戍主党法
宗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陳伯之聞王茂來謂

褚縉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疫之衆不憂不濟六月留鄉人唐蓋人守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聞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縉俱奔魏 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初季連爲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朱道琛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爲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

之於季連李連亦以爲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筭之
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彊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
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
收朱道琛殺之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是
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
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元起在道又
糧食之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
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
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
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
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富民上軍資米得三萬斛 秋八月
丁未命尚書刪定郎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注舊律爲梁律仍命

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爲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律，以是爲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爲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王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罇，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虞，上始命設十二罇，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虞，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爲庶人。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爲三老。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